

婚禮新編卷之十三

武夷丁



自媒門

黃承彥

蜀志黃承彥高爽開列為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彥醜女

温太真

世說温嶠字太真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乱離散姑唯有
一女甚有姿慧屬公覓婿公有自婚意荅云佳婿難得
但如嶠比如何姑云喪敗之餘乞得粗相存活便足慰

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婿
門地粗可身名官尽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
既婚交礼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
果如所卜

孫興公

世說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
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
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
乃曰我有一女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
娶之文度欣然啓父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
迷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嘗欲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文
度名坦之弟處之字文將小名阿智孫綽字興公

馮素非

馮素非慷慨有大志姿兒魁偉雄傑不羣任俠放蕩不
脩小節故時人未之奇惟交結時豪爲務不以產業經
懷弱冠自詣慕容熙尚書左丞韓業請昏業怒而距之
復求尚書郎高劭女劭亦弗許南宮令成藻豪俊有高
名素非造焉藻命門者勿納素非遂入與藻對坐旁若
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曰吾遠求騏驎不知近在東
鄰何識子之晚也

無益

齊鍾離春者无益邑之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爲人極醜
無雙曰頭深目長壯大節中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
骨皮膚若漆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術嫁不售乃拂拭短

揭自詣宣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豈不異哉於是宣王乃召見之謂曰昔我先王為寡人娶妃匹矣今夫人不容于鄉里布衣而欲千万乘之主亦有何奇能哉鍾離春不對但揚目衝齒舉手肘肱曰殆哉如此者四王曰願遂聞命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衛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籠踈翡翠珠璣幕絡通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

諂諛強於左右邪偽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飲酒沉湎以夜繼書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宣王於是折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彫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關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以為王后而齊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擇婦

光武

光武陰皇后諱麗華初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六月納后於宛時年十九

馬偃

東觀漢記馬勤字偉伯魏郡人祖父偃以兄弟形皆偉壯而已長不滿七尺常自耻短陋恐子孫似之乃為子伉娶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寸

晉武帝

晉武帝將納衛瑾女為太子妃賈充妻郭氏覬賂楊皇太后左右使后說帝求納其女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妬而少子醜而黑后固以為請荀顛馮忱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賈妃年十五長於太子二歲妬忌多權詐太子愛而畏之

王汝南

世說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仲粹之女普門至孤陋

甚非其偶君見其女便求聘焉司空王昶以其癡會元婚處任其意便許之既婚果有令姿淑德高朗英邁生東海母儀冠族或問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視以此知之

呂範

吳志呂範字子衡汝南伊陽人少為縣吏有容觀姿兒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邪遂與之婚後終大司馬

荀燦

荀燦字奉倩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兒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色燦於是聘焉容服推帳甚麗專房嫵媚及婦病亡傳譏往嘯祭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

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爰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出荀燦別傳世說曰奉倩婦冬月病熱爇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常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為主

馬司徒

扶風郡夫人盧氏吉州刺史徽之女嫁扶風馬氏為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家婦少府監西平郡王之夫人初司徒與其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內外親戚咸曰盧某舊門承守不失其初其子女聞教訓有幽閒之德為公擇婦宜莫如盧氏媒者曰然卜者曰祥夫人入門而媪御皆喜既饋而公姑又賀克受成福母有多子為婦為母

莫不夫焉韓文

一相擇婦門

黃霸

前漢黃霸少為陽夏游獵與善相人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娶為妻與之終身霸後至丞相

郭正

郭正字子游父士為縣卒隨巫而遇女子於路巫曰此女生貴子君亦生貴子可相納之富與君門亡納之生况長不滿七尺醜極當時朴訥無慧後為縣卒感憤遊學師事安平趙孔曜曜見而擇之曰此生有公侯骨後果貴達

陳希夷

王克正仕江南歸本朝直舍人院及死無子其家修佛事惟一女十餘歲縊經跪於像前會陳搏入弔出語人曰王氏女吾雖不見其面但觀其捧炉手相甚貴若是男子當白衣入翰林女子嫁即為國夫人矣後數年陳晉公恕為參知政事一日便坐奏事太宗從谷問曰卿娶誰氏有幾子晉公對曰臣無妻今有二子太宗曰王克正江南舊族身後唯一女頗聞令淑朕甚念之卿可作配晉公辭以年高不願取太宗躬諭再三晉公不敢辭遂納為室不數日封郡夫人如陳之相也

相里女

杜祁公少時客濟原有縣令能相人厚遇之與縣之大

姓相里氏議婚不成祁公亦別娶久之祁公妻死令曰相里女子當作國夫人矣前却公之議者兄也令召其弟曰秀才杜君人材足依也當以女弟妻之議遂定其兄尤之弟曰杜君令之重客令之意其可違兄悵然曰姑從之俾教諸兒讀書耳祁公未成昏赴試京師登第相里之兄厚資往見公曰婚已定議其敢違某既出仕頗憂門下無教兒讀書者耳九遺却之其兄大慙以歸祁公既娶相里夫人至從官以兩郊禮奏異姓恩任相里之弟後官至負外郎祁氏聞見錄

馬周

京師賣鮓媪李淳風表天綱嘗過而異之曰此婦人貴何以在此馬周尋取為妻媪乃引周致於中郎將常

何之家後有詔文武官各上封事周陳便宜二十條遣
何奏之事皆合旨太宗恠問何對曰乃臣家客馬周所
爲也召見與語拜儒林郎數年內官至宰相其媪亦爲
夫人 定命錄

不暇擇

何必齊宋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
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
取妻必宋之子注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棲遲遊息
也泌泉水也閱之亦可忘飢里語曰洛鯉河魴貴於牛
羊魴鯉乃魚之美者喻何必大國然後可妻

爲養

孟子曰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以取妻本爲繼
嗣而有親執金甌而不擇妻而取者

重於救蝕

晉成帝刻日納后而左僕射王恢卒議者以爲欲却期
孔坦曰昏禮之重重於救日蝕納后盛禮豈可以臣喪
而廢從之

不在貴族

盧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爲求婦其人如此誰肯嫁之
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揚雄之才非
出孔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帝舜受禪父頑母嚚虞世
家法又生癡子

親探井曰

劉向列女傳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深井曰不擇妻而娶

不必貴種

孔叢子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

慕婚

叔梁紇

叔梁紇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陳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長十尺武力絕倫吾其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尔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往廟見以夫之年大

懼不時有男而私禱丘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

字仲丘

家語

長孫熾

唐高祖竇皇后父毅尚周武帝襄陽公主后生三歲武帝愛之養於宮中時突厥納女於周為武帝后無寵竇后竇諫曰吾國未靖虜且強願折情撫接以取合從則江南關東不吾梗武帝嘉納時長孫熾為周李士聞之每謂弟晟曰此明睿人必有奇子不可以不圖婚故晟以女長孫氏女太宗女妻人曰女忌據反

韋祐

北史韋祐少好豪俠慕李長壽之為人娶長壽女因寓

關南

孫畧

孫畧以會稽虞喜隱居海隅有高世之風畧欽其德聘喜弟頽女為妻喜戒女奔華尚素與畧同志時人號為梁鴻夫婦

宗連

趙元叔不治產業授驃騎將軍將之官家徒四壁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仕周為三原令有季女惠而有色連獨奇之每求賢夫聞元叔如是請與相見連有風儀美笑元叔亦慕之及至其家服玩居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其樂元叔所未見也元叔辭出連曰公子有暇可復來也後數日復造之宴樂更侈如此者再三因謂元叔曰知公子素貧老夫當相濟因問元叔所須及買與之元叔臨別再拜致謝連復拜曰鄙人竊不自量敬慕公子今有一女願為箕箒妻公子意何如元叔感愧遂聘為妻連復奴婢二十口良馬十餘匹加以練帛錦綺及金寶珍玩元叔遂為富人

張嘉貞

郭元振美風姿有才藝宰相張嘉貞欲納為壻元振曰知公門下有五女未知孰醜事不可倉卒更待付之張曰吾女各有姿色即不知誰是匹偶以子風骨奇秀非常人也吾欲使五女各持一線慢前使子取便牽之元振欣然從命遂牽一紅絲線第三女大有姿色果然隨夫貴達也

李丞

天寶遺事

孫明復先生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髮皓白家貧不娶故相文定公李迪就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先生箕箒先生固辭文定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貴莫大於此石介与其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行義也先生於是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子不可不成相國之賢名遂取之其女亦甘淡薄事先生尽礼當時士夫莫不賢之先生用富弼薦除國子監直講澗水燕談

盧李

盧淵為侍郎与僕射李冲相友善冲重淵門風而淵亦冲方官故結為婚姻生來親密至於淵荷高祖意遇頗亦由冲比史

薛裕

薛裕弱冠丞相參軍事時京兆韋魯志安放逸不干世務裕慕其恬靜數載酒榼候之談宴終日魯遂以女妻之裕常謂親友曰韋居大退不立聲進不市朝怡然守直榮辱弗及其樂也

崔恬

崔恬弟恬聞王慧龍乃王氏子以女妻之恬見之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躋臯江東謂之躋王慧龍臯漸大浩曰真貴種矣數向諸公稱其美

揚素

越國公揚素重崔嵬門地為子玄縱娶其女為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夕公卿滿座素令騎迎之嵬弊衣冠騎驢而至素令上座嵬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坐後數日嵬方來謝素待之如初

婚禮新編卷之十四

武夷丁 昇之 集

擇婿

邨鑿

晉太尉邨鑿使門生求女婿於王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鑿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鑿曰正此佳婿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少女妻之 本傳

謝琨

晉武帝為晉陵公主求婿謂王珣曰主婿但似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相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便預人家事珣對曰謝琨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

足未幾帝崩表欲以女妻謝琨琨曰卿莫近禁衛初
元帝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物以為珍美項上一鏡
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敢食于時呼禁衛故琨因為
戲琨竟尚主襲父爵謝琨傳

王戎

晉任瞻字育長少有令名武帝崩選一百二十挽郎一
時之秀彥育長在其中王安豐王戎選女婿從挽郎搜
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任童少時神明可愛
時人謂育長影亦好任後為天門太守世說

山簡

戴叔倫

晉衛玠字叔寶少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為玉人觀之
者傾都王濟玠之舅也雋英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

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罔若明珠之
在側則然映人長好言玄理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
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故時人為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
絕倒王澄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出云王家三
子不如衛家一兒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
婦公冰清女婿玉潤玠妻先亡征南將軍山簡敬之甚
相欽重簡曰昔戴叔鸞嫁女唯賢是与不問貴賤況衛
氏權貴門戶令望之人乎於是以女妻焉本傳

段儀

後燕垂德皇后段氏字元妃光祿大夫儀之女少而婉
惠有操嘗語妹季妃曰我終不為庸人妻季妃曰我亦
不為庸人之婦鄰人聞而笑之內黃人張定善相見儀

二女驚曰君家大興當由二女儀異之至年二十餘而不嫁儀子麟謂儀曰張定何如而拒求者儀曰吾女輩志行不凡故且踟躕以擇良配垂稱燕王納元妃為繼室遂有殊寵范陽王德亦聘季妃姊妹俱為垂德皇后卒如其志 崔浩三十國春秋

竇毅

唐高祖皇后竇氏父毅常曰此女才兒如此又有奇相智識不凡不可妄以許人嘗求賢夫因畫二孔雀於屏間請昏者使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射者閱數十皆不能中高祖最後至兩發時各中一目遂歸於帝 本傳

權德輿

獨孤郁最為權德輿所稱以女妻之德輿輔政以嫌去

內職憲宗歎曰德輿乃有佳婿詔宰相高選世族故杜棕尚岐陽公主然帝猶謂不如德輿之得郁也又憲宗見郁文雅歎曰德輿有婿乃爾

韋夏卿

韋夫人諱叢字茂之僕射夏卿之季女愛之選婿得今御史元稹

晏元獻

沈存中筆談曰晏元獻公判南京范希文以大理寺丞丁憂權掌西監一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笄仗君為我擇婿范曰監中有二舉子富皇張為善皆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輔並可婿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脩謹張踈放晏曰唯即取富皇為婿後改名即丞相鄭國富公弼

也為善亦更名方平 邵氏聞見錄曰晏元獻公為相
求壻於范文正公文正公曰公之女若嫁官人其不敢
知必求國士無如富某者元獻一見大愛之遂議婚公
繼以賢良方正及第是為富鄭公 石林燕語曰晏公
納富以宰相得宰相衣冠為盛事

陳秘

陳侍禁名秘開封人有女幼童慧悟成長淑謹秘奇此
女閱壻久之廼以歸福州長溪主簿具君具君磊落三
佐縣不可意奔官歸執花脚睡睡圓釋然忘懷以是心
通得於草木之性能與物為四時而吳氏花名於江南

擇壻車

東坡詩云眼亂行看擇壻車注唐進士開宴常寄曲江

亭其日公卿家傾城縱觀茵車珠鞅擲比而至中東場
之選者十之八九唐撫言云曲江之會行市羅列長安
僅至半空公卿率以其日選東床

女自擇

徐吾犯姝

昭公元年鄭徐吾犯之姝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
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
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服
入布幣而出子皙公孫黑也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
而出女自房而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
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橐甲以見子南
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

子哲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

孟光

扶風平陵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
年至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時梁
鴻未娶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聞
女言遂求納之女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
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妻乃跪床下請曰妾聞
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
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乃衣綺
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妻自有
隱居之服矣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
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

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
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
彈琴以自娛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
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乃
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適具依大家臯伯通居廡
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
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
也舍之於家

徐女

晉王濬字士治為河東從事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
擇夫未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指濬告母邈
遂妻之

婁后

北齊武明皇后婁氏少明悟強族多聘之並不肯行及見神武於城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夫也乃使婢通意又數置私財使以聘已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神武既有澄清之志傾產以結英豪密謀計策后多參預

婁氏

魏高歡深沉有大志家貧執役在平城富人婁氏家女見而竒之遂嫁焉通鑑一百四十九卷

齊女

風俗通曰齊有一女二家求之其家語其女曰汝欲東家則左袒欲西家則右袒其女兩袒父母問其故對曰願東家食而西家息以東家富而醜西家貧而美也

陳女

初學記異苑曰馮陽陳忠女名豐鄰人葛勃有美姿豐與村中數女共聚絡絲戲相謂曰若拜婿如葛勃無所恨也

李林甫

李林甫有女六人各有姿色門地之家求之不允林甫廳事壁間開一橫窻飾雜寶蒙以絳紗使六女戲於窻下每貴族子弟入謁林甫即使女於窻中自選可意者事之

柴氏

魏人柴翁有女在唐莊宗掖庭明宗入洛出宮父母迎之奩具計直千万分半與父母令歸曰兒見郵舍隊長

黝色花項雀形者極貴人也願享之父母不能奪問之
乃郭威也一日謂郭曰君貴不可言妾有貨五百万願
奉君以發其身周祖因其妾得為軍司柴翁一日忽大
笑妻問但笑不止因醉以酒乃曰花項漢將為天子
卜相擇婿

呂公

漢軍父人呂公見高祖狀兒因重敬之曰臣少好相人
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且有息女願為箕箒妾
呂媪怒曰公始常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可
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与高祖
即呂后也本王命論曰呂公觀形而進女

周浚

晉周浚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眾所未知浚獨
引之為友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

鍾氏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
兵家子有雋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母曰要令我見武
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使母惟中察之既而母曰如
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子才足
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長年不得中其才用觀其形骨必
不壽不可與昏兵兒數年果亡世說

甘公

陶謙字恭祖丹楊人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
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僮皆隨之故蒼梧太

守同縣甘公出遇之塗見其容兒異而呼之住車與語甚悅因許妻以女甘公夫人聞之怒曰妾聞陶家兒邀戲无度如何以女許之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妻之後為徐州刺史

魏志

韓滉

楊於陵十九登進士第二十再登博學宏詞科調補潤州句容縣尉浙西觀察使韓滉有知人之鑒性剛嚴少所接與獨於陵常所厚待滉有愛女方擇佳婿謂其妻柳氏曰吾聞人多矣後貴且壽无如楊生者生子必位宰相以女妻之既而生嗣復滉抚其頂曰名位皆踰其父楊門之慶也因字曰慶門竟如其言

唐書

袁天綱

陳州刺史王當有女集州縣文武官令袁天綱擇婿天綱曰惟果毅姚某有貴子可嫁之終必得力當從其言而嫁之時人笑焉乃元崇也時二十三好獵都未知書勸令讀書元崇遂割股鷹鷄折節勤學以挽郎入仕竟位至宰相

定命錄

蘇氏

信都富人蘇某有女十人為擇良婿張文成往見焉蘇曰此雖有才不能富貴幸得五品官即當死矣魏知古時已及第然未有官蘇云此雖形質黑小然必當貴遂以長女嫁之其女髮長七尺黑光如漆諸妹皆不及有相者云此女富貴不喫宿食諸妹笑知古曰只是貧漢得米旋煮故無宿飯其後魏為宰相每食一物已上官

供定命錄

元懷景

張燕公說之少也元懷景知其必貴嫁女與之後張至宰相其男女數人婚姻榮盛男尚公主女為三品夫人

盧承慶

戶部尚書范陽盧承慶有兄女將笄而嫁之謂弟尚書左丞承業曰吾為此女擇得一婿曰裴居道其相位極人臣然恐其非命破家不可嫁也承業曰不知此女命相終他富貴否因呼其姪女出兄弟熟視之承業又曰裴郎位至郎官其女即合喪逝縱使遭事不相及也卒嫁與之居道官至郎中其妻果歿後居道竟拜中書令被誅籍沒久而方雪

苗夫人

唐張延賞累代台鉉每燕賓客選子婿莫有入意者其妻苗氏有鑒識甚別英銳特選韋臯秀才曰此人之貴無以比儔既以妻之不二三歲以韋郎性度高廓不拘小節張公稍悔之至不齒禮一門婢僕漸見輕怠唯苗氏待之常厚曰韋郎七尺之軀學兼文武豈有沉滯良時勝境何忍虛擲乎韋乃辭東遊苗氏罄粧奩贈送延賞喜其往也贖以七馱物韋及歸之延賞莫測也會德宗行幸奉天西面之功韋獨居上聖駕旋復之日白金吾持節西川以代延賞乃改易其姓名以韋作韓以臯作翺莫敢言之也至天迴驛去府城三十里上皇旋駕

因以爲名有人持報延賞曰替相公者金吾韋臯必韋郎也延賞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韋生應已委弃溝壑豈能承吾位乎婦女之言不足云尔苗夫人又曰韋郎雖貧賤氣凌霄漢每相公所談未嘗一言出媚因以見尤成事立功必此人也來早入州方知不誤延賞憂惕莫敢瞻視曰吾不識人西門而出凡是舊時奴婢曾无礼者韋公杖殺之苗夫人無愧於韋郎賢哉韋公侍奉外姑過於布素之時自是海內貴門不敢忽於貧賤之壻郭圓詩曰宣父從周又適秦昔賢誰不困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臯是貴人

雲漢文

魏大武

李訢字元盛母賤爲諸兄所輕父崇曰此子之生相者

中貴吾每觀之或未可知大武見之指謂從者曰此小兒終效用於朕之子孫因識盼之帝舅陽平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帝曰李訢後必官達益人門戶可以妻之遂勸成昏帝曰觀此人舉動豈不異於人也必爲朕家幹事之臣

韋鼎

後周蘭陵公主居寡帝爲之求夫選親衛柳述及蕭瑒等以示相士韋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帝曰位由我尔遂以降述述後除名卒年三十九

王青

王青晏元獻門下常賣人自号王實頭嘗遇奇士傳一

相術夫人一日呼至堂下青相其女曰此國夫人也夫人應声笑曰為我擇一佳婿青應声曰一秀才姓富須做宰相明年狀元及第在興國寺安下元獻退朝夫人具道其事使人通好明年富黜於春官晏以青為妾大悔之未幾富中大科恩比狀元即大丞相鄭公也青有女婿時秀才儀兒甚偉眾以青善相必得非常人青曰吾女命薄安敢適富貴人時生亦非遠到果及第而卒

馬亮

馬尚書亮善相人為夔路監司呂文靖父為州職官亮一見文靖即許以女嫁之其妻怒曰君常以此女為國夫人何為與此人子亮曰此其所以為國夫人

婚禮新編卷之十四

婚禮新編卷之十五

武夷丁

昇之

集

名行

南容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長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先進

劉劭

劉劭新興人司空齊王攸辟為掾征南將軍羊祜召為參軍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劭就徵劭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楹也吾方希達如椽掾尔不獲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庸不竭尽臣礼便不得就養子與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養无主故

尔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
為吾師矣遂以女妻之宣子者并州豪族家富於財其
妻怒曰我兒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為公侯妃
而遂以妻劉劬乎宣子曰非尔所及也誠其女曰劉劬
至孝寘感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為世名公汝其謹
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主母以孝聞奉劬如君父焉書

裴寬

唐裴寬為潤州參軍事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詵自
以族望清華雖門地貴盛声名籍甚者求之詵悉以為
不可會除日登樓見人於後園有所墜藏者訪諸吏曰
裴寬居也與俱來詵問狀荅曰寬義不以苞苴汙家適
有人以鹿為餉致之而去不敢自欺故墜之詵歎異之

為按察判官曰某有息女願授君子遂歸語妻曰常
求佳婿今果得矣明日幃其族而觀之寬時服碧璿而
長既入族人皆大笑呼為碧鶴雀詵曰愛其女必以為
賢公侯妻何可以兒求人白如匏者人奴之材卒妻之
韋氏與寬偕老福壽富盛莫有比者

明皇雜錄

射援

射援本姓謝改為射援少有名行太尉皇甫嵩賢其才
以女妻焉

高謹

魏高謹字孝甫崇厚少華有深沉之量育孤兄子五人
恩義甚篤琅琊相何英喜其行以女妻焉

錢道戢

北史錢道戢少以孝行著聞及長頗有材幹陳武帝徵時以妹妻焉

魏悅

魏悅性沉厚有度量宣城公李孝伯見而重之以女妻焉位濟陰太守以善政稱北史

殷景仁

南史殷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謚見而以女妻之才學

虞世基

虞世基少沉靜博學高才亦善草隸中書令孔奭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其名召之不往後公會陵一見而奇之顧謂朝士曰當今潘陸因以女

弟妻焉

羊祜

晉羊祜博學能文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善談論郡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女妻焉郭奕見之曰此今之顏子

崔謙之

崔謙之在北齊終鉅鹿太守少好學唐儉愛其才妻以女因倩作文奏

鄧攸

鄧攸嘗訪鎮軍費混混以訟示攸使決之攸不視曰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混混竒之以女妻之

李頌

唐李頌字德新少秀悟尤長於詩与里人方迁善給事

中姚合名為詩士人多歸重合大加獎以女妻之

李談

唐李談字中庸蕭領士愛其才以女妻之

朱選之

南齊朱選之字处林有志節著辯相論時傾歡見而異之以女妻焉

柳莊

柳莊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詩今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為岳陽王蕭察諮議見莊便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遂以女妻焉

隋書

杜衍既貴有女其夫人鍾愛之必求佳婿衍以文章器

為天下第一无如蘇舜欽乃以女妻之

名臣傳

胥茂謀

謝景初女於室处靖深婉嫺言動皆碩繩墨父母曰吾女必擇所宜歸則以嫁胥茂謀茂謀端厚敏達李問自將調湖州烏程主簿

黃文

鄭義

北史鄭暉娶長樂潘氏生六子粗有志氣鄭義第六文學為優弱冠李秀才尚書李孝伯以女妻之

傅侯

李白送傅八之江南序其惟傅侯篇章驚新海內稱善江言之作妙絕當時陶公愧田園之能謝客慙山水之美佳句籍籍人為美談前許州司馬宋公蘊冰清之姿

重傅侯玉潤之德妻以其子鳳凰于飛潘楊之好斯為
睦矣

崔儼

隋崔儼以讀書為務負恃才地忽畧世人太署其戶曰
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倖
重儼門地為子女縱娶其女為妻聘禮甚厚

明道先生

國朝明道先生程顥十歲能為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座
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思永至
李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丁未錄

雍邵

吳志雍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少與舅陸績齊名陸績等

皆亞焉風聲流聞遠近稱之孫權妻以策女年二十七
起家為豫章太守

及第後娶

陸暢

韓文公送陸暢歸江南詩舉士江南子名以能詩聞一
來取高第官佐東宮軍迎婦丞相府誇映秀士羣鳴鳶
桂樹間觀者何續紛注暢江東人取董溪女溪墓誌云
丞相隴西公長女嫁吳郡陸暢

李象

李象字昭文父農為業象少好李長於左氏春秋天成
中以本科調奉不捷明年應進士登上第宰臣劉昫愛
其才以猶女妻之

劉燁

龍圖劉燁未第前娶趙尚書冕之長女早亡趙氏二妹皆未適人既而劉公登第冕已捐館夫人復欲妻之公曰若是武有之德則不敢為姻如言禹別之州則庶可從命蓋不欲以七姨為匹欲九姨議婚也夫人曰諺云薄餅從上揭劉郎才及第豈得便披點人家女公曰非敢有擇但七姨骨相寒薄遂娶九姨

白積

丁晉公初釋褐為饒倅同年白積為判官積一日以片紙假緡五環於公公笑曰榜下新婚京國富室豈無半千貨物耶懼我撓之耳於簡尾書曰欺天行當吾何有立地機關子太乖五百青蚨兩家關赤紅崖打白洪崖

李夔之

吳氏越州山陰人天資孝謹言德功容人鮮儷焉父母賢之謂必得名士乃可為配李夔之以諸生與脩衣冠制度名聞朝廷繼而擢高第遂以妻之然吳氏世為望族夫人生大家而李公起寒素夫人事之能盡婦道李公終於中大夫右文殿撰

蔡君謨

蔡君謨娶葛常之祖姑清源君已而赴漳南葛常之曾祖通議贈詩曰藻思舊傳青管夢哲科新試善難才乍衣仲寶蓮花暮更下温郎玉照畫

王沂公

王沂公初就殿試時固已有盛名李文靖公沆為相適

求婚語夫人曰吾得婿矣乃舉公姓名曰此人今此不
第後亦當為公輔是時呂文穆公家亦求婚於沂公公
聞文靖言曰李公知我遠從李氏唱名果第

富文忠公

富文忠公嘗謂耶伯温曰吾年二十八登第方娶嘗先
公先夫人未第決不許娶

王定保

王定保唐光化三年李渼侍郎下及第兵子華侍郎衡
為婿子華即世定保南遊無北歸意吳氏假緇服自長
安來訪其良人白馬武穆王全引見定保於定林寺吳
氏隔簾誚之曰先侍郎重先輩名行俾妾侍箕箒值上
都播擢侍郎沒慮先輩以妾改適是以不遠千里來明

先侍郎之志定保不勝慚赧致書武穆乞主婚為請吳
氏確守不拔乞為尼定保為盟畢世不婚吳氏歸吳中
外家沈彬有詩贈定保曰仙桂曾攀第一枝薄遊湘水
阻佳期舉橋已失齊眉願蕭寺行蓬落髮師廢苑露殘
蘭寂寞丹山雲斷鳳參差聞公已有平生約謝絕女蘿
依菟絲定保後為馬不禮奔五羊依劉氏官至卿

袁筠

袁筠娶蕭安女言定未幾擢進士第羅隱以詩贈之曰
細看月輪還有意定知青桂近姮娥

盧儲

李翱尚書牧江淮郡進士盧儲投卷來謁李禮待之置

文卷几案間赴公宇視事長女及并見文尋繹數四謂小青衣曰此人必為狀頭李公聞之深異其語乃慕為婿來年果狀頭及第繞過殿試徑赴佳期作催粧詩曰昔年將去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已成秦晉會早教鸞鳳下粧樓後盧正官會迎內子有庭花開乃題曰芍藥斬新裁當庭數朵開東風與拘束留待細君來人生前定固非偶然耳

南唐新書

常脩

唐閔圖有一妹甚聰惠文學書札用不動人圖嘗語同僚曰某家有一進士所恨不攜尔後適離客之子常脩而脩之父與圖有舊脩畧曉文墨閔氏乃與讀書習文數年才學遂優脩咸通中登第

南唐新書

竇璠

竇璠父不第晚娶宇文羽女遂登科時杜尚書宅遺火云因鼠燒尾曳火而作韋詵因謂璠曰魚將化龍雷為燒尾近日老鼠亦有燒尾者璠甚題

門下士

公孫瓚

魏公孫瓚字伯珪以母賤為郡小吏為人美姿儀大音聲性辨惠每白事不肯屑常摠說數曹事无有忘誤侯太守奇其才以女妻焉

三國志

韋孝寬

北史韋孝寬沉敏利正為國子博士行華山郡事屬楊侃為大都督出鎮潼關引孝寬為司馬侃奇其才以女

妻之

李若初

李若初少孤貧初為轉運使劉晏下散職晏判官包結察其勤許以女妻之

姜宇

姜宇字子居少孤貧為河北陳不識家牧羊年十五身長七尺九寸聰惠美風儀每夜專讀書睡則懸頭于屋梁達旦而止不識奇之將妻以女其妻弗聽不識乃置酒引宇令女潛觀之問女曰姜宇人士才明吾欲以汝妻之汝母難宇家之牧人汝意云何女曰觀宇之姿才豈復為人牧羊也遂妻之後歷位京兆尹御史中丞

鴻前秦錄

杜廣

商州刺史杜廣初為劉景旸卒以馬肥良引為直士侍立通夜未嘗休倦景奇而問之廣流涕申叙曲有章條景執手曰吾罪人也久負賢者告其妻曰吾為女求夫三十年不覺旸中有騏驎於是妻之

陸遜

孫權為將軍陸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後拜金威校尉權以兄策女配遜

王鏐

王鏐為辛果下偏裨果時帥長沙一日擊毬馳騁既酣鏐向天呵氣氣高數丈若匹練上衝果謂其妻曰此極貴相遂以女妻之鏐終為將相

獨異

裴敞

唐裴敞辟劉悟府悟奇之故為其子從諫納其女裴氏年十五火起柱下家人以為怪因許嫁封燕國夫人

太學士人

太李一士人出假晚歸過一貴官宅後聞牆內打秋千戲笑誼開遂攀牆外柳樹竊觀之宅內使僕厮自牆外掠士人置之牆內士人驚懼具以實告有一老媪曰既

是太李士人必能詩詞且賦秋千一詞遂援筆賦搗練子曰綠楊陰裏笑聲長應是秋千爭打蘭柱綵繩高掛瞥見人如畫身輕小燕破煙飛香滿春風一架報道羅裙褪也笑倩人扶下詞成其家稱賞遂延作館後一年登第以女妻焉古今詞話

張延賞

張延賞雖早孤而博涉經史通吏治苗晉卿尤器許以女妻之

封德彝

楊素討江南以封德彝為行軍記室泊海上素在計事德彝墜水免易衣以見訖不言又乃素知問故對曰私事也故不敢白素異其為以從妹妻之

駱統

吳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郡人駱統年二十試為烏程相民戶過萬咸數其惠理權嘉之召為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兄輔女

容儀

陳平

前漢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及長可取婦富人莫与者
貧者平亦愧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
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待喪以先往後
罷為助負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
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負歸謂其子仲曰吾以女孫与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
一縣中尽笑其所為獨奈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
平長貧者乎卒与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子酒肉之
資以內婦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
事乃父事嫂如事乃母平既取張氏資用益饒游道日
廣

王凱

王燦與族兄凱俱避地荆州劉表欲以女妻燦而嫌其
形陋而用率以凱有風兒乃以妻凱凱生業業即劉表
外孫也 鍾會注

于顛

北史于顛身長八尺美鬚眉周太宰宇文護見而器之
以女妻焉

韋斌

唐韋斌授太子通事舍人少脩整好文苑客止巖峭有
大臣體与兄韋陟齊名薛王恭以女妻之

柳澤

柳澤姿兒魁異唐高祖以外孫竇氏妻之

禮新編卷之十五

禮新編卷之十六

武夷丁并之

集

師友

張博

前漢京房字君明淮南志王雱從房學易以女妻房房與相親

馬融

後漢馬融字季長為人美辭兒有俊才初京兆掾恂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融從其遊李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

鮑宣

鮑宣妻柏氏女字少君宣家貧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

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財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高
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社妻曰大人以先生修
德守約故使賤妻侍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
曰能如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
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礼畢持甕出汲修行婦道鄉
邦稱之

郭瑀

劉炳字延明十四就博士郭瑀學時瑀弟子五百人通
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炳遂
別設一席於座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長成欲
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嫁焉炳遂奮衣來座神
志湛然曰向聞先生教家法請兩其人也瑀遂以女妻

爲世

張承

吳張承字仲嗣少以才孝知名與諸葛瑾相友善承年
少瑾四歲初承喪妻昭欲令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有
好難之孫權聞而勸焉遂爲婚生女孫權爲子和納之
孫權數令和修敬於承執子胥之礼

鮑玄

葛洪好神仙導養之法師事南海太守鮑玄玄以內事
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事之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
術

戴逵

戴逵字安道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徵士范

宣於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

張徽

張徽常從韓退之孝選於諸生以姪女孫嫁与之是為
礼部郎中雲卿之孫開封府俞之女孝順祗修羣女効
其所為孀

李漢

宗室李漢少事韓愈厚知最厚且親俞愛重以女妻之

范蜀公

范蜀公鎮字純仁少受孝於鄉先生龐直温直温之子
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為孫婦養其妻子終身慕

慶婚

光武

後漢賈復與五校戰大破之復傷瘡甚光武大驚曰失
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
不令其憂妻子也

韋放

南史韋放字元直為徐州刺史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
懷孕因指腹為昏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
遺嗣孤弱放常贍卹之及為北徐州時有貴族請昏者
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
子時稱放能篤舊

崔浩

北史尚書盧遐妻崔浩女王寶興母浩弟恬女初寶興
母及遐妻俱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

指腹為親及昏浩為撰儀躬自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事及其美

幼婚

白氏詩

三十男有室二十女有歸近代多離亂婚姻多過期婚姻既不早生育常苦遲男女未成人父母已衰羸凡人貴達日多在長大時欲報親不待孝心无所施哀哉三牲養少得及庭闈惜哉萬鍾祿多用飽妻兒誰能正昏札待君張國維庶使孝子心皆无風樹悲

文王

淮南子曰札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歲星十二歲周天天道一備故國君年十二而冠冠而娶

十五而生子重國嗣不從古制也

楊椿

楊椿有曾孫年十五六常欲為之早娶望見玄孫

謝滄

謝滄年七歲王景文見而異之言於宋武帝召見於人眾中滄奉止閑詳應對合旨僕射褚彥回以女妻之厚為資送

周弘正

南史周弘正年十歲通老子周易伯父捨每与談論輒異之河東裴子野深相賞然請以女妻之

王僧達

南史王僧達幼聰敏父弘為揚州時六七歲有通訟者

竊覽其辭謂為有理及大詔者亦進弘意其小留左右
僧達為申理聞誦不失一句文帝聞其早慧召見德陽
殿應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

柳偃

柳偃字彥游年十二梁武帝引見詔問讀何書對曰尚
書又問有何美句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衆咸異之
詔尚武帝女長城公主

杜驥

北土舊俗問疾必遣子弟杜驥年十三父使候問同郡
韋華華子玄有高名見而異之以女妻焉

江敷

南史江敷字叔文母宋文帝女淮陽公主幼以戚屬召

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為名器尚孝武臨汝公
主表舉見之曰風流不墜正在江郎

長孫澄

北史長孫澄字士亮年十歲司徒李瑒見而奇之遂以
女妻焉

徐儉

南史徐儉幼而修立有志操汝南周弘直重其為人妻
之以女梁元帝召為尚書金部郎中嘗侍宴賦詩元帝
數賞之曰徐氏之子復有文矣

王吉

王吉曰夫婦人倫之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
未知為父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

文中子

文中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偷

俾咸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居有女名韓俾方求為繼室憲便許之成昏之前妻子咸六歲嘗隨繼母韓省憲憲謂咸曰此千里駒也必當遠至以其妹之女妻之

晚婚

大過

易大過九二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与也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富文忠公

富文忠公問邵伯溫年幾何娶未對曰年二十四未娶

公曰晚昏其善可以保養血氣專意孝問吾年二十八

登第方娶嘗曰先公先夫人未第決不許娶見

夏高

呂氏春秋曰禹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恐時晚失制乃娶

塗山女

陳留公

風俗通曰陳留富室公年九十無子娶田氏為婦一交接而死後生男其女誣其淫泆有兒爭財數年不決丞相丙吉曰吾聞老公子不柰寒又无影時歲八月取同歲小兒解衣裸之此兒獨言寒又日中无影大小數息因与其財

鍾錄

魏鍾錄老而納正室蓋取宗子雖七十元主婦之義

甄珠

甄珠為主客郎迎送梁使劉續續子晰為煦山成主晰死家屬入洛中有女年未二十珠已六十餘矣乃納晰女為妻昏日詔給厨費

陳疇

陳疇字景山暮年獲一第還鄉已耳順矣鄉里以儒家女妻之至新昏近八十矣合巹之女文士競集悉賦佳莊詩咸有生梯之諷疇自成一章云彭相尚聞年八百陳即猶是小孩兒客皆絕倒疇嘗有閑居詩曰小橋風月年年事爭奈潘安老去何

無名者

康節先生作无名君傳曰年四十未有室有願為妻者不拒也

盧校書

盧家有子弟暮年猶為校書郎晚娶崔氏崔有詞翰結縷之後微有嫌色盧因請詩以述懷為戲崔立成曰不怨檀郎年幾大不怨檀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較晚不見檀郎年少時

何黥

齊何黥隱居不仕絕昏何尚之強為娶王氏杜畢將親迎黥涕泣求執木志遂罷既老又娶魯國隱者孔嗣女雖昏亦不与妻相見別室以處之人莫論其意張融為

詩朝之曰惜哉何處士薄暮遺荒淫如

陳既

江南野史處士陳既閩人有詩名五十方娶有慶之者
曰處士新即燕尔安乎答曰呵呵僕少處山谷莫預世
事不知衣裾之下有此珍美嗣主徵之或問細君置之
何所對曰暫寄師叔手中或曰婦人年少為德不一何
不防閑答曰鎖之矣或曰其如水火何曰鑰匙亦付之
矣

錢氏

錢氏衣冠之後被囑不羈年餘四十終无室家一日有
俗烟成親有期乃作于飛樂曰年少疎狂醉眼北里平
東十年占斷風光似一場春夢散最高陽如今休也伏

惟獨自恹惶古人言无錢斷酒臨老剃度何妨散花紅
頂花帽作个新郎低頭失笑幾曾見浪子從良論

詩塔

謝生

越漁者揚父一女絕色有謝生求娶焉父曰吾女宜配
公卿謝曰少女少郎相樂不忘少女老翁苦樂不同且
妾有少年公卿耶翁曰吾女詞多兩句予能續之稱其
意則妻矣示其篇曰珠簾半牀月青竹滿林風謝曰可
事今霄景无人解与同女曰天生吾夫遂偶之後七年
春揚忽題曰春尽花隨尺其如自是花謝曰何故為不
祥句揚曰吾不久於人間矣曠目而逝後一年見揚立
於江中曰吾本水仙謫居人間耳

王氏

王直方詩話云白鶯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
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窗一夜愁此趙德麟妻王氏作
也德麟蘇居見此詩遂與之為親人以為二十八字媒
也

李清臣

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姪吏報曰太祝方寤清
臣為絕句曰公子乘閑卧絳廚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
夢見周公不曾說當年吐哺无魏公見其詩曰吾知此
人久矣竟有東床之選

山谷

山谷云謝師厚方其為女擇對見廷堅詩曰吾得塔如

是足矣廷堅往求之然廷堅之詩卒從謝公得句法故
有詩曰自從見謝公論詩得潦梁

崔護

博陵崔護清明日遊者城南得居人莊扣門久之有女
子問誰即以姓字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以杯水
至獨倚小桃意屬殊厚崔辭去來歲清明忽思之往徑
題詩門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
祇今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數日復往聞其中哭聲
問之有老父曰君非崔護耶吾女自去年恍惚若有所
失及見左麻字遂病而死崔請入哭之尚儼然在牀崔
牽其首枕其股曰某在斯某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
老父大喜以女歸之

李頻

唐給事中姚合有詩名士多歸重李頻走千里巧其品題合大加獎挹以女妻之

兵士

開元中賜邊軍纈衣製於宮中有兵士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畜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白帥帥進之明皇以作詩者殊得詩人曰我為汝結全身緣

武勇

劉秀之

劉秀之十歲時與諸兒戲忽見大地來勢甚猛莫不顛

沛驚呼秀之獨不動眾並異之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

郭默

前趙郭默字彥雄河內懷人世以屠沽為業默狀勇拳捷能貫甲跳三丈壘時人咸異之曰此兒必興郭氏河內陸允世之豪民望見以女妻之

劉遐

劉遐廣平人性果毅勇壯天下大亂遐為塢主鄉人冀州刺史邵續涼器之以女妻焉

英布

英布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當刑而王幾是乎後為羣盜陳勝起布乃見番君

其衆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

聽頭甲

梁葛侍中周鎮堯之日有聽頭甲者年壯未婚善騎射
膽力出人偶因白事葛公召入時諸姬妾並侍左右內
一愛姬乃國色專寵得意常在公側甲窺見愛姬日之
不已葛公有所頷問至于再三甲方流眄於殊色竟忘
其對答之但俛首而已既罷公微哂之或有告甲甲慮
有不測之罪未幾有詔命公出征拒唐師於河上時與
敵交鋒數十敵軍堅陣不動日暮軍士飢渴殆无
人色公乃召甲謂之曰汝能陷此陣否甲曰諾即攬轡
超乘與數十騎馳赴敵軍斬首數十級唐師大敗及葛
公凱旋乃謂愛姬曰甲立戰功宜有酬賞以汝妻之愛

姬泣辭公曰為人之妻亦不愈於為人之妾耶令具飾
資裝召甲告之曰汝立功於河上吾知汝未婚今以某
妻汝兼署列職此即汝所目者也甲固稱死罪不敢承
命公堅與之乃愛葛公後為梁名將諺曰山東一條葛
无事莫撩撥

雍氏

崔涯妻雍氏揚州抱效之女雍族以崔有詩名資贍甚
厚崔略無恭敬呼妻父但雍老而已雍仗劍呼女謂崔
曰某河朔之人唯習弓馬養女合嫁軍門徒慕士流之
德小女不可別醮便令出家立令剃髮為尼涯悲泣悔
過勸別留詩曰隴上流泉隴下分斷腸嗚咽不堪聞姮
娥一入宮中去巫峽千山空白雲

李光顏

李光顏愛女求聘慕僚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公曰
其一健兒也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已選得一佳婿
乃召客司小將出曰此即某女匹也超三五階軍職厚
與金帛而已或曰李帝師與侯景求婚王謝何其遠哉
北夢瑣言

胡貴嬪

西晉胡貴嬪名芳奮之女帝與摎薄幸矢迹傷上指帝
怒曰此罔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拒諸葛非將種
而何帝有熱色晉書

